

初春  
的  
風

日本新寫實派作品集

初  
春  
的  
風

沈  
端  
先  
譯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月初版

# 初春的风

譯者

沈端先

發行

## 大江書鋪

上海狄思威路九七三號

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目 錄

---

拋棄·····	平林 巳子作·····	三
初春的風·····	中野重治作·····	四三
印度的鞋子·····	葉山嘉樹作·····	六七
油印機的奇蹟·····	林房雄作·····	九一
銃火·····	金子洋文作·····	一一三

抛

棄

平林  
「平」  
子  
作



十二月三十日的傍晚，夾着雪珠的冷雨，被海風吹着，像斜射一般的在下關街上降着。

穿着很髒的絨衫和戴着破舊的草帽的朝鮮勞動者，縮着肩膀，用他那雙火紅的手在那裏翻掘泥土，在這個紅泥的小丘下面，紅色的泥濘，像開了一條小河一樣地望着監獄下面的道路流去。

光代斜撐着雨傘，手上覺得有點冷得發麻，她穿着很低的木屐，迎着冷風向前面走去。

向着風的那些矮小的朝鮮人房屋，連關閉着的木窗子都打濕了。屋頂上差不

都要吹掉一般的鉛皮，發出可怕的聲音和屋頂衝擊，掛在簷下的污穢的朝鮮人白衣，打得狼濕地貼在板門上面。

小村在一座很高的牆壁的盡頭，朝着紅鏽了的磚牆，狼長的解了一個小手。

光代從傍邊望着他的兩條膝部已經變成圓形的嗶嘰褲子，忽然覺得好笑起來。

「一點都沒有出去放浪的樣子呢。」

光代從雨傘下面望着好像生氣一般地，沉默着的小村，若無其事地笑了出來。

但是，在雨聲裏面聽到了自己的笑聲，好像扭曲着的顏臉硬化了一般的不能移動起來。在眼睛裏面，好像有些熱辣辣的東西昇了上來。

因為整理行李的時候激烈地運動了一回，所以出門的時候，在小肚子上忽然不斷地覺得胎動。發賣禁止了的布裝的漫畫集，和塗着紅顏色的墮胎的漫畫，像



刺眼睛一般地在瞳子裏回想出來。

狠親切地照應了從大地震中逃出來的小村夫婦的牛奶店店員，是小村當救世軍士官時代的朋友。但是後來聽見了光代毫不介意地說要墮胎，便非常吃驚的永不再來。

『都會裏的塵埃，連小村君的靈魂都被蒙蔽住了。』

總而言之，這位先生對於不斷地跟在他們夫婦後面爲偵探的目光和永久也找不到位置的小村的性格，覺得討厭起來。起初他來看顧他們的時候，總在袖子裏面藏着兩瓶牛乳，但是，後來當他什麼也不拿來的時候，他穿着工作衣服，從一灶房裏伸進頭來，討還了從前借給小村的一雙皮鞋。救世軍兵士的他，這種舉動大概是表示斷交的最好的法子。

『穿得狠破了，拿去修補一下，大概要兩塊錢吧……兩塊都恐怕辦不到吧。』  
他拿起了那雙破舊的皮鞋，像蜒蚰一樣地團團的看了一轉。

和他友誼斷絕之後，此地是已經沒有安居之地的了。

「到東京去！」

光代向着她自己這樣地叫。在使人眩暈的頹土的反射和口齒不清的中國（註：日本的地名）土話之中經過了的幾個月的焦灼的生活，從新在光代的眼中反映出來。在這個期間，祇有小村對於她的愛着，像被棉被悶住了一般的氣也透不轉來。地停滯在他們生活的裏面。光代在她的旁邊，覺得小村真是個爲着戀愛而連思想也能夠像敝履一般拋棄的癡漢！

但是，但是，話雖是這樣的說，當小村對她說「祇要到哥哥那裏去託他，大概兩個人的生活總可以想法」的時候，她還是聽從了他的說話，不知不覺地收拾了行李，走上了向大連去的旅途。

在歲暮的街上，有些打濕了的魚類在路旁叫賣。她走過了排着暗銀色鯖魚的檐下，冷雨還是不斷地降着。

光代看見了在雨中搖曳着的『年終大減價』的紅旗，方纔覺得長途的漂泊，已經逼迫在自己的目前，於是忽然覺得憂鬱起來。

——丟了他到東京去，將全生活獻給社會運動吧！——

——那麼，肚子裏的孩子怎樣辦呢？失掉了他的生活，果真是幸福的嗎？

所謂幸福，究竟是什麼東西？光代狠吃驚地覺得，自己是一個在顯明的問題之前也非躊躇不可的女子，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意志，沒有果敢而附屬於男子的東西！

走到了可以看見船埠頭的那面在暗空中飄蕩着的汽船公司旗子的地方，在光代的心裏，還是像午後的浮雲一樣地有兩種主張在那裏來往。

『還剩了三塊錢呢！』

小村含着似乎滿足的微笑，從買船票的小窗子方面跑了回來。

光代祇是點了點頭，似乎遮掩自己的大肚子一般地，茫然地站在混雜的待船室後面。

「走點到海邊去吧！」

他們從正在搬運行李的脚夫身邊走過。脚夫們發着奇妙的聲音，讀着行李上面的號數，將堆積如山的行李，一件件的望棧橋旁邊丟去。比較大一點的行李，更加毫不注意地向前面亂丟，於是光代忽然想起了爲着要在大連住家而帶在行李裏面的那些容易打碎的碗盞。

——哼哼——光代覺得從脚夫們的動作裏面，也能夠得到一種教訓，不覺從鼻子裏笑了出來。

「是那只船嗎？」

「不錯。」

「這樣大的風，可是不得了呢。」

「大連是在那一邊呢。」

小村用指頭指着白浪跳躍起來又跌得粉碎的洋面，這樣地說着，但是光代却毫不注意地搶着說道：

「東京……是那一邊吧！」

小村的那雙狠銳利的目光，不期然地和光代的視線合在一起。

「你對於東京還是狠丟不開吧！」

「對於東京是沒有什麼丟不開，但是……」光代似乎怕麻煩一般地沉默了下來。

載客用的舢板來了，於是大家收了雨傘，在冷雨裏面提着行李走上船去。在光代的心裏，還是可以聽得見兩種激烈地爭鬥着的聲響。

小村被人們擁着，擺着青白的臉色走下了梯子，光代也突出了肚子，抓住了那根靠不住的扶手。

「這樣一來，我又添了一種人生的過失了！」光代閉着眼睛，想要不看腳下面的黑浪而走下了梯子。

刺皮膚一般的寒風，一天到晚的在排列着箱子一樣的房屋殖地街道上面吹着。

因為光代守着高傲的沉默，所以小村也似乎狠憂鬱地一句話也不說。從污穢的車幌縫裏望着外面的光景，馬車搖曳地向前進行。走完了鋪裝了的平地，車子走上了凹凸不平的坂路。穿着藏青中國服而戴着一頂小學生一般的帽子的中國人車夫，爲着抵抗寒冷，胡亂地用鞭子在馬身上亂打。

「××是在這裏。」

兩人走下了馬車，看見前面是一所古舊的紅磚樓房，門上掛着的那塊「××鐵路公司」的木牌，在風中左右的搖擺。

像繩子一樣地將辮子盤在頭上的中國人門房，仔仔細細地將他們看了一下，

走了進去好久還不出來。在沒有大衣和圍巾的他們後面，覺得疼痛的冷風，不斷地吹着。

小村的哥哥，是一種額骨很高的矮子。祇有前面養得狠長的對分頭髮覆在額角上面，將他那個硬直而似乎狡滑的顏面，畫得狠小。

『洋三，你連我的回信也不等地帶了家小回來，你自己已經謀好了什麼事情了嗎？』

在洋三似乎狠勉強地，並攏着那條洋褲的膝部而坐着的前面，他的哥哥一句客氣話也不說地這樣的說了。像中國人一般的韭菜臭氣，一直吹到他們兩個的臉上。

『我想在哥哥的鐵路上面做些事情，所以到了這兒。』

小村沮喪了意氣，格着嘴這樣的說了。

『在鐵路上，你會做的事情，大概一樣也沒有！』

拋 一

棄

小村祇好很悲哀地，仰望着他那位異腹的哥哥。

××鐵路公司的事業，是從大連市內敷設到海岸公園的鐵路工事。三十幾個中國苦力，吃着墨黑的粟飯和鹽苦的蘿蔔在鞭子的威壓之下，從早上天色沒亮的時候做起，一直到晚上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爲止。他的哥哥，便是這個公司的經理。

「聽說你是社會主義信徒，那麼對於這種事情，大約很不贊成！」

第三天早上，他的哥哥睡在暖爐前面，用他的下顎望窗外一翹，似乎很嘲笑地這樣說了。他所指點的窗外，在吹荒了曠原上面，可以看見兩條鐵軌，一直通到被煙灰遮蔽了的遠方。在累贅的辮子上面堆滿了黃灰的苦力，推着車子將冰凍了的泥土堆成座山頭，走過經理住宅的時候好像恐怕被他們頭上窗子裏的經理看見一般地眼睛也不敢斜視一下地向前面儘走。在小村後面坐着的光代看了這種樣子，好像在眼底裏感到了一種疼痛。



「理論儘管是理論，但是我……」

小村迷着眼睛，注意着他哥哥的樣子，他不好意思地說了。

「據說你也是贊成社會主義的，那麼這樣的驅使苦力，大概很反對吧。」

「是的。」光代好像除掉了一切不快一般地，決斷的說了。

「在這一點，無論如何應得預先和你們說明。你們假使要在這裏做事，我祇是將你們當做一個用人，所以你們應該以用人的身分，替我好好的做事。」

光代正想抬起頭來，以她那雙含有敵意的眼睛來看他一眼，但是當她的眼光和乞憐一般的丈夫的視線碰到的時候，她祇好從新俯了下來。

從下一天起，他們便開始了勞動。

光代突出了肚皮，噓着手在冰冷的自來水裏，替十三個日本人用人燒飯，短小的哥哥穿着寢衣從樓上下來，嘴裏啣着金嘴的香煙，反背着手來指示她水量的多少。將水多加一點，那麼米量可以節省下來。